

中年題材劇的苦惱與爽生

【文匯報】《張衛國的夏天》(以下簡稱《張衛國》)既沒有火爆，也沒有塌方。劇中故事零零碎碎，風格又偏荒誕奇巧，都指向了該劇在題材、選角、內容上的“中年夾生飯”問題。對比國內其他成功中年題材影視劇的經典呈現和現代特色，此類型的精髓就是要描摹出“苦惱人的笑”，這是“張衛國們”希望達到但又沒完全做到的。

中年夾生飯：劇情的“熟”與選角的“生”

人到中年，一地雞毛，四顧茫然，幾聲嘆息，無數糾結。張衛國飽嘗“中年綜合癥”，借錢、被騙、房奴、失業，少時被最親的大師兄林宏年背後拆臺，落下終身腰傷，後又搞出一幕“太監的後裔”來賺取流量和撈外快，就像他自己跟失聯多年又重逢的師姐趙燕調侃，“這一輩子過得並不順利，小時候腰摔了，前段時間老爺子又過世，媳婦早些年也走了，一個人拉扯兒子長大”。

師兄林宏年本來在傳統電視節目中占“C位”，却在新媒體競爭中被辭退，從南京“大佬”成爲“北漂”一族，在事業和家庭兩難中進退維谷；而林太太顧佳怡則“刀子嘴刀子心”，身爲中醫，着魔養生，外圓內方，劃得身邊人都遍體鱗傷；張衛國暗戀對象趙燕“神經系統不太好，焦慮癥、強迫癥二合一”，再也不像當年“夏天裏的小太陽，永遠發光發熱”，中年身心壓力巨大。

《張衛國》角色張力大，細節瓷實，題材精準，又世俗詼諧抓到中年人這種“夾縫”生存的狀態，是“夾生飯”半生半熟中偏“熟”的那部分，故事有看頭，對話挺來勁，對手戲精彩，整體的確有股嚼勁。

說到中年，必須有恰當的演員來演繹，這就不得不說“黃磊現象”。這部劇與其說是“張衛國的夏天”，不如說是“中年黃磊的夏天”。近年來沉迷於綜藝的黃磊每每出演電視劇就槽點不斷，話題性十足。之一是在綜藝和影視上的形象往往彼此勾兌、勾連，尤其是《向往的生活》讓他徹底成爲中年家長代表，雖溫文爾雅，但愛油膩說教，之後其綜藝常駐似乎都脫不了“大叔”的標籤，進而影響他接戲及戲中的角色。之二是與之前角色的反差，想當年，青春帥氣的黃磊在《四世同堂》《人間四月天》《橘子紅了》中拿捏有度，驚艷四座，自編自導自演的電視劇《似水年華》以及話劇《暗戀桃花源》都讓人感嘆其特有才氣。然而近幾年黃磊的幾乎每部作品（《嘿，老頭！》《小別離》《小歡喜》《小敏家》等）都角色雷同，總是爸爸身份，過于演自己，細節顯得鬆垮隨意，有點過了頭；這次的張衛國就像從《小敏家》裏穿越過來，還是那個唯唯諾諾，迷迷敦敦，憨厚嘴碎易騙的大肚男人，人設又延伸到劇情，感覺老套又狗血，似乎總在自己的中年裏面打轉，看張衛國，却總有黃磊的影子。

選角尷尬其實就代表中年夾生飯中的“生”。國內能演好這種中年滄桑、生平厚重但娓娓講述、舉重若輕的男女演員並不多，大多是“本色出演”，很難挑戰自有形象之外的新角兒。黃磊算是做出了有益嘗試，雖然形象和人物設定上基本延續之前的套路，但氣質上挑戰老北京的胡同爺，一個卑微却不棄的小人物。然而張衛國身上的“京味京腔京韻”少了靈魂，祇留下形象上的寬褲衩、涼拖鞋、小平頭和大茶杯。對比之前熱播的《歡迎光臨》朱雨辰飾演的北京爺們兒王牛郎，少了那股勁。

“黃磊現象”祇是縮影，選角上的“半生不熟”也和劇本以及劇集整體呈現有關。《張衛國》中還有不少“半料子”地方。努力去接地氣，但地域特色偏偏淺嘗輒止。比如開頭那首京韻大鼓說唱《都挺好的》讓人眼前一亮，而隨後張衛國世代居住的舊胡同就祇有老槐樹下竹藤椅，光剩形象，沒法融入劇情，就像劇中老北京花茶，那茉莉香片總隔着一層屏幕。同樣，老南京也付之闕如，光有一句張大車的“乖乖隆地咚”，顧一家都沒南京腔，這點，《張衛國》比不上《情滿四合院》《正陽門下》的京味以及《喬家的兒女》中的秦淮。此外，一班老戲骨雖然很傳神，但故事劇本比較單薄，太過於戲劇化，尤其是“長江邊撒骨灰”裏的巧合與刻意，反倒衝淡生活日常，讓本來糾結糟心的“中年世俗”滑向了“亢奮狗血”。

“苦惱人的笑”：生活雖苦，笑而面對

中年題材影視劇雖然形式多樣，其靈魂就是展現“苦惱人的笑”。生活雖苦，笑而面對，我想，這也是《張衛國》認同的，否則就不會用黃磊的碎嘴裝萌、劉



奕君的半真半假、和中醫悄悄在腰疼的張衛國背上扎狠針來愉悅觀眾。大部分時間也是中年彷徨的我們，看劇不就是圖個“沒事偷着樂”？

但是否能觸及這靈魂，可遇不可求。首先題材上“稀缺寶貴”，中年劇論興奮度比不上青春劇的顏值與熱血，厚重連綿度又抗不過家庭情節劇，所以一直在類型劇中也是數量不多，不溫不火，至今被人津津樂道的經典，仍是幾十年前的《苦惱人的笑》《人到中年》《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》和《沒事偷着樂》。

同時，就創作而言，拿捏好分寸，掌握好火候，既寫出中年掙扎，也有開心釋懷，在懷舊與展望中看到現實，避免出現“中年夾生飯”，並不容易，就像中年發展之路，並無太多規律可循。影視界曾經很崇尚“高概念”，即希望用一句特色來總結劇情，否則難以區分其他作品，但中年劇普遍“難概括”“難定位”，故事多樣，亞類型多。近年來，黃磊領銜的“中年題材劇”就有《小別離》《小歡喜》《小敏家》等，幾乎都是熱播劇。這個系列雖然中年感十足——題材清晰、情感微妙、家庭糾結，各種中年憂歡，但也暴露出《張衛國》中同樣選角的“半生不熟”，尤其體現在黃磊缺少變化，自我投射的中年父親的角色上。

其他熱播劇如《不惑之旅》《人到四十》《我是餘歡水》《我的前半生》等，都各有成敗的經驗教訓可借鑒：《不惑之旅》中雖然表演在綫，但劇本變形誇張充滿“文藝腔”，非要搞成《簡愛》的中國版；《人到四十》王志文領銜的卡司惟妙惟肖地將各角色的病態中年展現出來，借着精神病院的笑聲反諷了社會；《我是餘歡水》則詼諧荒誕，從一個loser身上看到光芒，比一般中年劇的苦惱更進了一步；而《我的前半生》通過兩對家庭把事業愛情、婚姻劈腿雜糅在一起，笑意少了點，碎夢王子灰姑娘。

苦惱要切實，笑對須誠意。這應是中年題材劇萬千變化中的不變圭臬。無論時代如何發展，這類劇都要努力刻畫中年男女在事業、家庭、個人、子女、情感上的“夾縫狀態”和“再奮進”的激昂可能，保持一種“苦中作樂”的態度：或像《苦惱人的笑》中用“人們要誠實地生活，誠實地工作”來反抗特殊歷史時期社會上那些魍魎魍魎們的狂妄之笑，或如《人到中年》自嘲式地感嘆“拿手術刀不如拿剃頭刀”，來消解中年大夫“工作擔子重，生活擔子也很重”的困境；要麼直接就“沒事偷着樂”，馮鞏標誌性的天津口音和咧嘴大笑，讓觀眾從頭到尾都樂呵呵，看完之後回味却莫名悲傷，中年惆悵，這是“苦中作樂”的另一種變調；要不就像京劇團失業之後的張衛國，“煮熟的鴨子，就剩下嘴硬”，不得不還給坑自己的師兄林宏年做專職司機，一身如房產中介式廉價西服，却笑呵呵感嘆“祖上也富過”“現在人人都有車，就我没車；當年是我一人有車，別人沒車”。

《張衛國》有個小細節值得玩味，梅婷扮演的師姐趙燕剛從中醫診療出來，雖開着大奔，却私下裏跟衛國說，“前兩年父母去世，今年年頭愛人也去世了，我在這個世界上一個親人也没了”。被問起是不是總悶悶不樂，趙燕自嘲道，“生活，哪有一帆風順的。”黃磊馬上訕笑回應，“咱這歲數，還不着急感嘆生活”。這就是中年無奈之下的特有智慧和生活哲學。

苦惱而笑但又夾生難熟，劇中的“張衛國們”有追求也有悵然，但這何嘗又不是中年題材劇普遍的一種狀態：求之而不得。這也反映出此類中國電視劇，乃至影視行業在類型、選題、角色和演繹上的某種中年困惑。